

梁  
陳  
隋  
紀  
唐  
紀

拾  
之  
拾  
柒

加批袁了凡先生綱鑑合纂

王鳳洲

增訂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七

宋 淳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朱熹 綱目 明 趙田袁黃 編纂

後帶

崇川

袁後德潤集  
葉震小涵 南校

書約同得

事

相手之貞光

入其身

人所知

也

居于家

多事

雨明後心無以居即

且不知尚何為

之足云

蕭齊之傳兄弟

遠一人當時道人

心可知矣

河清天下士大夫

顏光之傳兄弟

顏光之傳兄弟

之足云

○梁紀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生館附生子叔達南渡入姓蕭氏封梁公達時為王竟代齊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據世紀梁與宋同出蕭何。十四世孫整整  
領軍武帝生武帝古入八字有文庄石子曰武帝為兒時能跳公而行所居室中常有云氣人或遇者體貌肅然大度有文學東晉初錄良陽是元始死於兵年餘入于建康。

五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七梁代齊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馬行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馬行都督中外諸軍事梁公二月始歸公進封為王

目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經明當來其運雖欲謀尤不顧思令王業已成何所復之

衍然之。按史記五約歷事三代故志舊章事物治聞當時承則自然負才高昧于榮利來時射鵠頃累青故及告歸撫每進一官稱賤勤進退而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屬達政之得失固知而已。

四月梁主禪皇帝齊齊王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允速死之○梁主破以南海郡為巴

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空寶器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玉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鸞取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御史

中丞顏允速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大事而顏允速乃至於此。

○梁主詔公車府誥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革不為亡子上也欲育橫議收榜木函若有功勞才盡沉寢莫違者授肺石函。按國禮人肺石赤石也形如

目梁主詔公車府誥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革不為亡子上也欲育橫議收榜木函若有功勞才盡沉寢莫違者授肺石函。按國禮人肺石赤石也形如

寒肺欲伸完者立于肺石三日聽其辭

目梁主正雅

八月梁定正雅

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偏誦五經。按梁書梁太子美姿容善學止靖有節行並下過目皆德著述有書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着萬緋明

于其處平斯去就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主寬和容眾喜怒不形于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予子之卒之言不能自明是孝也而狀于處事不足以為孝也雖然歷代父子若幼之文且孝子吳慎母為此制論也

婦語高弟亦許而已矣宜孝延壽所為歌詩見忠于父終身不報自明是孝也雖然歷代父子若幼之文且孝子吳慎母為此制論也

勝之風江夏所為也

勝貧民方競施事之得失尤法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次野鎮將子於后之世父與懷通濟時子勤方用

勝惟奉養子林

上海富強公司

飲酒非獨樂之斯  
志而力卻無所不  
因父取名是其然也  
被祖陽自應公  
家為福實當時  
未之制正而致治  
我亦克曉諸君光  
非正道而因循事  
大而清代爲斷標三  
凡不可不知

源接孤兒乞  
因父取名是其然也  
被祖陽自應公  
家為福實當時  
未之制正而致治  
我亦克曉諸君光  
非正道而因循事  
大而清代爲斷標三  
凡不可不知

勢傾朝野作頤有文納懷將入鎮作郊迎左道懷不與語即幼委他言懷朔鎮將元尼雖與懷文食械狼犧酒謂懷曰命之长短你卿之口懷曰  
日源伏或人飲酒之坐非拘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鎖將罪狀之處耳竟按抵罪  
錫梁吉翂請代入死梁主赦之○目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盜所殺奪廷尉獄罪當死刑年十五撫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功錄人赦之  
使廷尉卿咎法度訛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願不忍見父祖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人教吉翂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  
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成首壞尤無恭翂曰莫欺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厚于死罪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加之固拒乃止  
吉翂紫微財長不可言何以當時利之甚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刑  
吉翂紫微財長不可言何以當時利之甚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刑

王尹何量翂之薄  
此舉乃因父取名  
吉翂不難以身代父死尤不敢以父取名今之孝者不惜父以取偽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子絕也聞吉翂之風可自愧矣

王鳳洲曰梁吉翂不難以身代父死尤不敢以父取名今之孝者不惜父以取偽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子絕也聞吉翂之風可自愧矣

目甲申深元監三年魏有獻難雖四翼四足奇世祖問侍中任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難伏子漸化為雄冠距足而能飛其母亦不知其何心矣

目甲申深元監三年魏有獻難雖四翼四足奇世祖問侍中任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難伏子漸化為雄冠距足而能飛其母亦不知其何心矣

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其惑而貴闇預政事如前石顯之比者耶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術庶矣後數日始曉等伏誅魏王由是愈重光

魏大旱○目邢轡奏昔者明王重粟用糧金玉何則秉禹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舊常儉金玉常有餘而用常不足苟非為分限但

恐歲計不免自今請非要用每一切不受魏王納之

錫後魏詔營壘國學時魏平日久學禁太嚴齊趙魏之間授教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於冀郡貢孝廉每年僉取

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餉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史吏選學生往虛門山從

選學生住虛門山是莫加城郭美稱九城

魏景元庚子北遷是莫加城郭美稱九城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餉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史吏選學生往虛門山從

選學生住虛門山是莫加城郭美稱九城

果如裴之所重  
忠孝之道何如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於江左果朝崇尚如此其有愧于拓跋氏多矣

義武尚

皇壽等子山云  
復可謂敢言  
碑空男三可圖  
年班大有其說  
如是才三十錢或  
有半丈丈史記載矣  
實多矣可怪即貴人  
之著行傳而至是  
也即

生主於晉子海  
富國之說較確為  
屬民觀此其禁無非  
民與之又其固可  
知食貨之理未可由  
之自然安影城所謂  
坐修理高可謂確據  
富人貧民皆民也

之議何如

朝廷授此非以爲  
節韋法不可犯  
當肥有韋虎

魏人已墮各腹中  
韋叔卿之鄉望  
二將和師必濟  
韋數反覆作塞  
不知得上佐何如  
朝夕過是所賴  
今夕止可談風月  
時人咸服其無私

魏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自勉精力過人雖文章堆積坐空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水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王嘉等於山嶽矣時魏王好宣樂故尤言及之按後先本名李伯孝李賜名禹遷給事黃門侍郎長爲孝  
文所知常曰孝伯才浩如黃河東流固今日之文宗也書法此書何善良也

目魏主師圍彭城蜀人震恐邢邈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週年不達一資儲空竭更無復  
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後卒不能定蜀人之奉梁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尹氏曰自水至

四十四年間凡雨皆大有皆大興則他  
歲之歉為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政其效若此  
綱丙戌歲天監五年四月魏罷鹽池之禁○目初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郭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  
專奉己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乎貧乞地鹽禁與民共之元綱邢邈奏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  
取此與彼皆非其心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獨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諫議

邱瓈山曰按宋儒胡斯舉陳琛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而然之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絶求作資游盜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  
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于傷民上不至于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虞其得之矣

目梁韋叡攻小嶺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  
人於外必其饑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進擊敵之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何呂僧珍  
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虜娘與呂姑但畏合肥有韋虎

鉅丁亥梁天監六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目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千萬攻鍾離

名梁曹景宗昌義之隨方

抗禦魏人告攻梁主命韋叡放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甚多狃緩行叡曰鍾離堅而處負戶而沒車騎卒半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各腹中  
腹中卿曹勿憂也自日至至陽渠主豫戴景宗曰韋叡乃卿之鄉望吾善敬之景宗見戴禮甚謹涼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以大敗之英躬身  
走大眼亦焚營去燭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叡設錢三十萬串賭之景宗擲得鑑取一子反之曰  
異事遂作塞丘博集虛情塞馬最下取仰得虛本勝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吉法並書喜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謀韋叡之能讓  
魏以李崇爲揚州刺史○目崇多事慶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逐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  
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遇是所願也崇有慚色

魏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自勉精力過人雖文章堆積坐空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水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魏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梁以臨川王宗義爲司徒公明始爲司徒凡有罪不許而歸令書  
當本屬許也取之

七十二君況王機  
當本屬許也取之  
當本屬許也取之  
封禪則謂之客子  
溫並鴻文告成之事  
竟有應爲之王者  
特愚學可謂正矣

如生石手  
攻難不如易

為將當有怯時  
舉主不恥先言  
民上豈可不思此  
民主仁人之言

學問多益不可輕  
五經治世橋謨

張弓哭人

平生不失規矩  
今日舉措不如計

桃弓黃鉞

淮南萬里保千春  
身

魏梁以臨川王宗義爲司徒公明始爲司徒凡有罪不許而歸令書  
當本屬許也取之

己丑梁天監七年七月魏主祀南郊○自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褚建議曰舜柴桑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若稽柴燎禪乎

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繪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入之前世皆民淳安得況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鶴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奉始皇當封泰山孫皓當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胡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褚者賢哉褚子其學可謂正矣

魏後取三關平靖武陽煥明也皆在信○自魏中山王英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加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房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悅及西關梁將馬仙理等皆棄城走梁主使童徽徵仙理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城起高樓深臚謀其怯取之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等遣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取至乃退○叔齊有瞞世之度激人以寬惠爲本所居必有政事將兵二友士卒營幕立終不肯絕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育○自初魏主遣黃始慰勞叛城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天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書法不取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果爲仁民而魏主不從舉魏之仁不仁分矣

魏主親講佛書作木明閣居寺書在此○自時魏主專尚釋氏不重經術中書侍郎裴延傷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遺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祇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内外俱周矣弗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北反延昌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教清江曰裴延傷可謂善子開道居心云益亦佛乃魏主之師故使延傷爲言正色以諫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溺焉予此豈肯從而違絕之哉今方勸其至覽氣存修德主清高日則雅正可分龍象自辨而佛氏教滅之數時不久而廢矣嘗知其入乎此而不止乎彼哉

魏辛卯梁天監四年梁以張稷為青州刺史○自稷曾欲東督侯以功大賞溥待宴酒酣忽望形于醉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于陛下不爲無勤東督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持其頬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爲青冀刺史

魏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以高肇為司徒後第以傳○自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往迎來軌章不讀歎曰吾生平自謂不夫規知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魏立子詒爲太子○自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鉞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爲魏主所信任祚松車

綽卒已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自壽陽久雨大水城不沒者三版揚州刺史李崇勑兵治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

何面目見李公  
李公虎

從來未學王憲  
夫不思學王憲

有學才無私心光  
前漢事御

廣是矣及胡成  
揚名方顯才以

流言之具其云  
無所不存

四者以節盡其  
私

于吾身一旦動反百姓五隊吾以愛身而取愧于至尊武治中裝鉤城降于梁被執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常深沉竟有方略得士心

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都敵謂之卧虎

乙未吳天監四年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宣武長子肅皇帝胡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總主祖廣平王懷侯疾入臨云故天大行見主上舉愕然與散對者崔光

懷夜服裝引漢趙康故事顏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戴我戒不服○梁光武崩大將趙彙興喪事皇太子與指王難坐百僚無別服正色橫斂既陪扶下指三並令就肆使許朝請入門外肅然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九月梁淮堰壞○日先是夏四月淮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以楊柳軍轄列置其上或謂康絢曰四清惟河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渠<sub>渠與淮通</sub>東注則游波寬緩雖得不壞<sub>猶</sub>乃開黎東注至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成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尹起莘曰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以毒陽城而葬淮道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今又深沒十餘萬口孟子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于死況無故唐謂其民者哉

魏人作水寧寺○初魏世宗作瑞光寺未就歲胡太后又作水寧寺皆種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屠名塔地崇基下及高朱洋層高九十丈上利復高

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繡駁駕人心目自佛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肅四年四月梁詔以宗廟用牲牛有累寢道宜皆以芻為之於是朝野謠謡以宗廟去牲<sub>萬以</sub>乃是一不復血食<sub>祭有牲牢</sub>故曰血食梁主竟

不從<sub>果治父歸不得為仁恕也</sub>形為其我得不為仁恕也

朱氏補曰東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受不仁者以其所不受及其所愛二不仁之辨最與相之間也伏羲作網罟辟楚山澤而罿龍蛇周公盤虎豹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為本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粉墨揚眉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誠二君殺六賁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僵以

淮晉陽諸百里內老少皆役寒暑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清決淮淮數十萬尋尋覬顧莫不嘆也是之謂以其所不受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為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而已矣

壬戌不復憶有一州

州舊名天理物帝五年忘于良醫制長史命係於行病貴人選舉人自往死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胡致堂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良醫制而半失恩則財物是皆小役細務猶不仕非貪才若夫州縣所以財治乃不選譯勝其任者界之而付諸年格不問其才專以得解

丁南湖曰取人以身未有身不正而能取人者也故任縱衡必得正人君子則賢愚以職取舍以公妄後是何人而獨與斯任耶觀未聞官罰騰擅權直亮北妻劉氏為膳一族以政名位赫顯是亮所以取人者多賢先樹安故其立法也不問賢愚惟論年月於是選舉失人選任用事而觀即失之

袁氏凡曰假年勞以進世謂之靈書治學豈不材也天下競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列史政績三年點藍之與在其次大賢大材功業特出資格

上海高強齋公文

道根有勞玉臺

自不得服之若擇人應選不知年勞久近故無其故母乃反為使傳之聖書益長人爲子如斯之當官數事稱小有材然元乂專政則事元乂李神執

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神執史謂其外訖內私浮動彼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子則竊有私馬耳

康生為力士舞

臣主亦不得省見故聽供食而已太后不免飢寒太后數曰養虎得噉哉之謂矣

崔光比張禹頑

思伯傾身下士良知失武懷不加

良知便曉當時以

元義失武懷不加

魏社之野惟遺董

管師何益繼而崔道北又以弱免轉之

良知猶猶矣馳之

六鎮傍壤乞于滅亡

易昌師出以律否

凶甚是之謂乎天下事何易可量

李索卿亦知

六軍消揚制勝

義退治自通

斯微不從正為此

人臣皆切同仇固不

龐涓計而敗方為

戰勦厥人君相策若

力非信必罰何以

據師律而報軍敢

言不獨切當日情

形實古今不易之通義也

綱丙午梁普通二年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目時城陽王徵與黃門侍郎徐紇雙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辭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

平王

所指使家日龍生  
所系志故令角南  
御自服敗則所  
謂竝立舊種孰  
有基子是者

被伐取其馬

梁王以河南

平難還擊

治天下

之良二十石可謂

不義政要元魏規

即將退兵

魏氏為

來將軍不以何以

崔公而不滿口

僅指即不出

教化之原因在野行

倡率一不孝

部命供役以達之且

凡二十餘日之久

州復有相謀者不

以此為化草特不

勝其職且勞吳家

豫母知教化之原

州草其子福并具為大宋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絕脣肩而出噏叱之曰前刀筆小吏止堪充几案之用宣應汗辱門下跋我與倫因振衣而起太后數後趙滅尽以歸不忠謀之無所自服敗則所謂竝立舊種孰有基子是者

三九月魏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北趣濱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蹤之後梁太祖榮所殺榮輕騎掩擊武王破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梁梁捷取舞陽○自梁主乘淮堰水威逼夏侯宣等授魏魏李憲以舞陽降梁度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舞陽為豫州

胡致堂曰梁武三策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收舞陽獲得七萬五十日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蓋貪情之兵

幽魏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自魏盜賊日滋征計不息國困耗竭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仰店

皆有於百姓嗟怨革雄上疏請遷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彌寡身安不聽

幽丁未梁太祖元年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自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指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

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遺幼子及一女後出既而悔之遂追還誠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然無叛志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自六鎮之坂潞州多矣未有以死節者矣

幽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自郡民劉簡虎害無禮于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捨之著其子為掾令諭山賊以景伯不念舊恩相帥出降景伯坐

氏通經有明識見印牘名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曰民未知禮我何足深責乃招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可一日

胡致堂曰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繁誨訓而在子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子心改向月之間變頹悖為孝子孰謂民果頹敗為人上者觀之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同泰寺在應天府上書法時者其事不詳

尹起莘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即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為捨倘若以屏畜妻子為捨

未嘗舍而可捨可捨此不惟愚匪其身抑且愚甚其所謂佛者本末苟持之時又復忘然而不能捨何謂

幽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慶圍魏元慶和于廣陵夏侯慶引兵助之慶和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

其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豈降納深得其宜變乃登城拔魏懾慶和來兵而出吏民安堵

司馬溫公曰僧智忘其精時攻城之勞以授一朝新得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光帝相處為死此皆聽之忘且其



中村  
魏主高道穆  
梁王珍身同奉寺

備情有五要

劉魏以高道穆為中尉。○自魏主姊平陽公主行祀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情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求朱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建塔施舍。

也傳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佛之死示滅而死非真死也。多心懷注云梵身無為釋迦體云少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也。碑臣以錢億萬奉賛，奏請選宮三許。前後凡三捨身

詔復梁師此云無為釋迦體云少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也。碑臣以錢億萬奉賛奏請選宮三許。前後凡三捨身

胡致堂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為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置官師，苟貴之宗子，孫之舉官室，城池，衛之密猶以不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道，如達摩者亦不取也。」達摩，天竺國人，人謂之禪師。

方正學曰：「武帝以詐力，殺人之國而弑其君，滅其百姓，以殺其性，其用心畧地攻城，爭禦無事而死者以千萬計。普救劫難而戰死者以十萬計。不惟吾人作凡佛耳，而諸君皆不欲為佛氏所云利蓋于身者皆不可各而為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於無補于厄也。」佛氏之大旨歸于妄誕，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職，惡者至極理也哉！

鑑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夏明中興元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遂致朝政，樹置親賓布列魏主左右。何察、動靜大小，悉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朝夕數親覽詞訟，覽冤獄，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恒怏怏不樂。遂與城陽王徽固榮被之。汾州刺史爾朱世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推太原

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兆輕兵叩宮門，執魏主，縊殺之。

高散有異望。  
高公推不盡世  
僧晚龍以義取

鑑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度帝。一月，魏平王爾朱世陰廢其主曄而立廣平王尋。○是為節度帝。二月，魏孝莊帝崩。子才為敵文。叙故宗社。爾朱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推太原

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猶強之徒，不及為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數就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趙郡李元忠以平賊功拜太守。

及爾朱兆弑，故宗竟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重載素等濱酒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天下形勢可見。」

周公曰：「卿以祖士其人可知。還吾利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起，引入觴，再取筆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兆耶？」

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却。」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兵使人扶出，矜勝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固言冀州。高乾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

鑑壬子，梁中興四年。四月，梁太子統卒。子字德花，小字維摩，天性孝謹。東宮坐處，恒西幕母丁青娘。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諱之，乃為燭，拂及諸物，埋于墓側。惟之矣，子當爲阿彌陀小人，拂燭靈，亦有以自取。

昭明既不草率以次  
立賢於繼奉為不順

而朝野唯見電蛇

子嘗立夏侯詒文城

烏賈為例後尚

謂之名而不稱

祖之未正長庸有當

乎即決或罰三

古令太叔撫始

以成堵王不猶然

也善迂儒入家國

大半以此深惡之

人言不急封號才以

財心是誠何為者

新安好山水

高歡在魏已處尾

之勢然亦時君有以

致之儻然耳微以

重害雖出子無所於

而微因此益無忌

據宜彼宇文泰等

從而效尤魏子是魚

爛而不可窮樂矣

得求之死得天下

之心誠能二語可謂

達于理高嚴惟以

軍資斷鈞不復如

意頹其志未相以故

亦極文之舉

賀拔岳遣使言請

此兄視嗟非寧

左丞吾左右手

敵之政局已有形迹

然魏之君臣未能計

機之制而幾事不

審定策方略皆所

云既不能令又不受

命者也

不能自明至是三十一年識曰昭

司馬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以須離也不可蹉跎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禡撫疑之運身以憂死罪足後昆吉得山不可滿澤可不戒哉

是以施之士奇智之術君子遠之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舉為河東王<sub>舉音</sub>為岳陽王○<sub>○</sub>時梁主立太子母弟晉為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弘正

以嘗為綱主薄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历年所猶陛下抗伯夷之義執子誠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搢為家今康管記搢文備

輕麗奇功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深聞之怒召搢欲加謂責及見應對明敏竟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家稱商較縱橫梁主深歎其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

以爲近儒入家國大半如此深或直以愚陋為人禮義高尚農人言不急封號才以財心是誠何為者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誅爾朱氏以兆武

魏冀州刺史高歡進擊爾朱北等於鄆大破之北自殺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開帝於常訓佛寺更立平陽王修戊子年

十一月徵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徵反間以圖北歡長兆京逼以問徵詔曰所謂謀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福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

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潑火水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詔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歡遂進戰大破之

魏南兗州民執利史劉世明以降于梁梁遣歸魏○<sub>○</sub>梁主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北歸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吉

力屈而被之能不辱其志哉而

之梁主于是有君人之度焉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通二年高歡進擊爾朱北等於鄆大破之北自殺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開帝於常訓佛寺更立平陽王修戊子年

武帝即位于東郊之外帝名修方恭之義配節開帝於門下首

胡致堂曰當是時節開帝與高歡皆失榮節開雖為高歡所立而心惡之高歡剪髮入之也而未相失難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開何獨不知召使入

如此則向得之矣不然聲同朱雀君之罪伏我授之然後朝觀以臣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于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成功伐

發且渠中大通五年魏賀拔岳遣使請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諸晉陽觀歡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駭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

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舉者正憚公兄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夏州後魏州名今為拔邊要重欲求良

卒用命宜奉為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六月魏大丞相徵舉兵反○<sub>○</sub>中軍將軍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宇文泰奉王室

無異過場入火

帝景子善政而謹遠  
宋公應信言而全就  
後漢國而能以修存  
威武雄明以固微  
梁南面王子顧乃既  
莫不取如術士厭復  
總急且間復各而復  
詔解謂已甚矣  
梁主既足懷之  
房亦愧失矣

克魏主深然之○目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與賀時東郡太守裴侯帥兵諸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侯曰宇文泰已探文不審首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侯曰圖徵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聞右徐思其且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魏主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魏主乃下制書數徵罪惡召質拔勝赴行在所勝以聞豫盧柔否否高徵忤逆公席赴郡與承勝竟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豫豫西開中中策也舉三刑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答後竟奔梁○先是勞惑入南半去而復還留止六司梁王以謠云勞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航斯曰虜亦應天象耶表了凡曰勞惑入南斗梁武流足以讓其應力在魏孝武之西分度河又得登母荀氏甚愛少子融融為興州牧荀氏夜歸加融所左右私知太史所當共謀豈可以解而非固與其君修納地歸降從而撫錄是矣即以其官居是矣即以其官居是矣不可為訓愚實亂不可為訓問高徵空空何如如

部人殺長史天下  
所當共謀豈可以解  
而非固與其君修  
納地歸降從而撫錄  
是矣即以其官居是  
矣即以其官居是  
矣不可為訓愚實亂  
不可為訓問高徵空  
空何如如

十月魏丞相徵至洛陽追魏主不至遂集百官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是為孝靜帝遷鄼鄼一百四十九年分爲東西魏

鑑魏主修至長安未幾復與秦有隙飲酒過醉而殂祖母曰書曰魏大公相秦方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王寶炬魏孝文帝之子也

丁南湖曰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而魏東吳子又奉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而魏西矣數有悔過事忍心三拂而後遷魏非爲北

年而隋滅之蓋皆拓跋氏之餘燭宜于其皆易滅如是也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晉封正月朔魏文帝即位進丞相泰為定公

東魏太祖相徵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上書自爲下書徵辟不受者三人

鑑魏太祖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目初泰用綽為行臺即中卷餘未之知也泰與樞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

蘇綽應對如流故號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嘆服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參曲

此卷是寵遇日隆肅始制丈案程或朱

朱案入署入

督相者稱後

獨創亂世真得不治明快其減歲有道人處

之治較比法度張良

私果時不可爲自

叔方外職務長尚平一格然究其節被

梁處士陶弘景卒○目弘景博學好養生在齊為奉朝請兼官隱居茅山梁王早與之善及即仙息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教招之弘景不

上海富強齋公校

不與唐武後結同  
皆道其財貨甚無  
一言以省帝心故止  
昔漢高祖知之在  
下

皆以當衣冠禮

而國相持中以應對

後者半可知矣幸

而地微得苟延歲

日遺能為之立取

和反掌耳

事君不收懷二心

猶下鳥之頃動

宇文策獨質

少竟敗而徵不復西

行卽山敗而秦亦不

獲東出分據之勢遠

定于此然視三國人

則相持尚可謂

景裕論指微

與國家同安共危

以此獲罪無所恨

高數如喪肝胆

承先口不言物

景裕論指微

以濟清伊各屬之

孝武錄題之忠臣

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東南任敬誕平叔坐窮空室懼昭陽殿遂作草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家政弘

胡政堂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譏矣而當是之時政事之失亦甚少哉處身則事洋屠處家則異長方治國則政刑不修

目丁已梁大同三年魏太武東魏即位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徵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思禪常招謁之人情去就未定江東復有一吳

徐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奔黑獵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小備者不忘之

目東魏走散騎常侍李暉聘于梁梁主與蕭衍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扶衡命接

客必盡一時之選每舉使至都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細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目信求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善遂甚厚信至

長安魏以為驍騎大將軍

細閏九月東魏大丞相徵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目徵固守文泰先殺其將軍樊將兵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

徵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不未易可圖今聽師渡河非取所欲獨徵取失實未懷謀而來所以忿怒

樊相曰爭狠小故不憤情可戰勝也東魏兵

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暴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穆等率騎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徵乃馳去李穆曰高徵破膽矣速追可殺

聽引軍濟南徵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目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季式討平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

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亦無所恨

戊午四年元嘉元年東魏大丞相徵之斬其將高叔雲○目高叔雲聞之如喪肝膽然魏將軍樊祐率左右十餘人擊

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拔刀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

言慕每歎曰承先導祐口不言動我富代其論飲○目東魏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識解之使教諸子景裕博論

精微難者或相詁訶大聲廣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不覺也從谷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飯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

坐益敬之者長史也其書溢何處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為

為其長史所殺書溢之者長史也其書溢何處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為



君主國家而外賓  
有私財金是又從何

貳始而斤斤以之

爭人自知其支離

大抵推詳作福誰

作非作也應福

者福者成之

福之處成者成之

其耳無實不

可他若武帝時所

指使作福而不作威

而其作福也又作私

急類以多行私於

精之福則曰白晝

殺人長深滅其爲

禍福仍武帝時

所以彰其美

見史氏之多文而

鮮實

文武樂為之用

布衣不婦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祭祀舉案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正坐或不取妻相對

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其後假士人太過收守多侵漁百姓使車擾郡縣文奸親往小人頑傷奇譽造塔廟公私房捐江南久安風俗無靡故舉奏及之

梁王惡其禍實故托公卿之誅司馬光論之雷與目時

丁南湖曰不天子為伏虎威之士降志尊而能外死生則其在于世必能不絕隨子觀賀深所陳四

事可謂善矣然一放詔責即便謝是不敢有所指斥是既隨之後而非群經歸林者也故侯原附城壁未死賦未得至湖下勸王

充家昇聞誠納賊厥後誠執殊途出以為金榮光祿大夫是深不惟不允而又為賦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並京師无養哉

邱瓊山曰大雨泣罪歸民之風也深武治因微之福也滴淚深問而處心制異德恩而泣於寡妻之於法所不外成其復使之化服為留愛恩為良徵福

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見大學行義補

南江因問臧否臧

內質十二年○魏太武三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遼陽寺有講三場經是夜同泰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官屬為法事遂起十二看浮屠將成值侯景

亂而止○同泰寺在臺城內梁武帝造大佛間之層益天火所焚浮屠燭也梵捨浮屠古殿相左傳天

胡致堂曰梁武溺于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說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萬事宜少故乃留居僧寺至于通月必以晚內為宴安無所廢閑也而不

魏以華岳實為并州刺史守玉壁<sub>(玉壁一名)</sub>○三魏侯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可代都思政舉孝廉文泰從之

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章奉寬腹械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

之使降孝寬曰攻者必勞守者常逸孝寬聞之曰此魔也官屬為法事遂起十二看浮屠將成值侯景

北史論曰內安外附斯胥歸之力也

丁明梁大清元年○魏太統十正月朔日食不盡公卿始供景反瓶果

胡致堂曰古善夫忠子君未有不以為敬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於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取軍旅法令嚴肅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

王昌聞西男子

為國當愛人訓人

扶教師

戴尚平生廉報

儉約所以彰其美

見史氏之多文而

鮮實

文武樂為之用



據秦高祖與  
之還  
自爲江淮統臣  
子承業等極嘆  
揚不羨服曰承業  
之者言易養也

履之者言易養也  
皆君親如造次  
宣知遠舉聖德爲江淮之純臣。梁主不能用。

丁南湖曰

老無赤心歸向者矣失何帝也以侯景之叛賊而不知以小之忠賢而不勝豈非策微告終天奪其魄歟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宋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

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曰特寬息民和實爲便

司農卿傳奇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故

不道其政子陽生

鴻仁旨反又盡其  
參謀外使是逆亂  
之反者昇成景之亂  
者亦耳迄于景已

臨江猶謂必無渡江

之志始於宋收豫州  
以亡此固客詛國  
之尤而主甘受其  
幸而何心也哉

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廢其議侃曰今

機事在速宜其時矣景反于壽陽

壽州引兵臨江

梁王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米石

梁太府山在直令邵陵王襲取壽陽而合之衆自然瓦解

朱异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廢其議侃曰今

茲敗矣

景以復持求侃引引計之

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

宋潛溪曰

偏信宋昇之言公卿去是無怪乎是滅之辱也

丁南湖曰

侯景者更號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之亂帝致之論者固當罪非也若正德則帝之養子顧乃引景作亂可不坐

目江子一之敗還也梁主責之子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

令所部皆棄城去臣以一夫安能擊敵若敵遂至此臣誓當殊身以贖前

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聞門出戰

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盾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首免胄赴賊死

梁騎敢常待幸梁及東西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仲禮爲大都督

曰初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梁抗言於眾曰令者同赴國難

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懼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裴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大事去

矣梁方至之高營切讓之高泣歎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諸將各有據

後卒榮死節

也載晉志

魏太師泰被其國臣王茂曰泰擊定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慶諒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孰慶于前慶辭色不撓慶聞君蔽于事爲不明臣

辟御史常以旌過

賜金帛以旌過

御史辭色不撓

柳司州爲侯景所

譖

也載晉志